

# 西線無戰事

德國雷馬克著

洪深 馬彥祥合



上海現代書局印

820(34)  
1074

# 西線無戰事

德國 E.M. Remarque 著  
洪深 馬彥祥 合譯

上海現代書局印行

我們在火線後面五英里的地方休息着。昨天我們才調回來的，現在我們的肚子裏居然裝滿了牛肉和豆莢了。我們既滿意又安心。每個人還藏著一滿飯罐的東西預備晚上吃，就是香腸和麵包也領了雙份。這樣一來，人人都是興高彩烈。像這樣的運道我們是好久沒有了。那位腦袋像胡蘿蔔似的廚子只顧勸我們吃；他舉着長柄的杓子向着每個走過的人招呼，滿滿地瓢了一杓子。他不知道幾時可以把這罐肉羹吃完了騰出罐子來煮咖啡。賈登和繆勒端了兩個臉盆來，裝得滿滿地預備慢慢地吃。在賈登呢，不過是貪吃而已；在繆勒却是一種打算。至于賈登的東西吃到那裏去了，這是很神祕的。

因爲他現在是，並且永遠會是瘦得像乾柴一樣。

更加了不得的是連煙也給了雙份了。每人十枝雪茄，二十枝香烟，和兩塊嚼的烟餅。這就很不錯，我把我的烟餅換了克脫辛茨基的香烟，所以我現在有四十枝了；一天抽抽總該夠了。

這樣天降的佳運我們照理是不應該有的。普路士當局也未必有這樣大量，這是因爲他們計算錯誤，所以我們纔會偶然地得了許多好處。

兩星期以前，我們調到前敵，替換了加入火線。我們那一帶的戰事比較的不十分激烈，所以在後方的軍需副官照例地領了全份口糧，預備我們這一連一百五十個人全體回來的。可是在回來的前一天，無數的英國野炮對着我們的地位不斷地用高炸彈轟擊，我們受了很大的損失，回來的只有八十幾個人。

昨天晚上我們回到後方來，立刻好好地睡了一大覺。克脫辛茨基的話不錯，假如我們能多睡幾覺的話，這次戰事也還不壞。在前線我們幾乎一點都沒有得睡；一口氣熬了兩個星期，時間也不算短了。

今天到中午的時候我們纔有人從帳篷裏爬出來。半個鐘頭以後，我們每人都拿着一個飯罐，跑到廚房裏去，從那裏直透出一種油香好吃的滋味來。一長排站在最前頭的當然是最餓的人——小亞爾伯·克洛勃，他是我們當中頭腦最清楚的，所以他是最早做到小排長的；第二個是繆勒，他還帶着學校裏所念的課本，還想着攷試；在有一次炮火劇烈的時候，嘴裏背着念着許多物理學的公式；第三個是萊爾，他留着滿嘴的鬍子，時常對着預備給官長享樂的官妓轉念頭；他賭咒說軍隊裏有正式的命令，這些妓女在招待少校以上的長官的時候都得先洗了澡，還要換上綢的襯衣。第四個，就是我，保爾·包麥。我們四個人，都祇十九歲，在學校裏同一班次同時投軍為志願兵的。

緊跟在我們後面的是我們的朋友賈登，一個很瘦的做鎖的鐵匠，和我們同年，是我們隊中最會吃的一個；他坐下來吃的時候，瘦得和蚱蜢似的，吃飽了站起來，却大得像懷着孕的臭蟲。再後面一個是海依·范司忒斯，年紀一樣大，是掘泥炭的；他能很容易地把軍隊裏的一個麵包握在他的大手裏。問人家你猜，我手裏藏着什麼？在他後面的是台脫林，他什麼也不想，只想看他的田地和妻子。最後一個克脫辛茨基，算是我們一羣的領袖，精明，狡猾，老練，四十歲，滿臉風塵，綠眼睛，鬍鬚，鼻子的神經非常

靈敏，能辨別烏糟的天氣，好吃的食物和可以偷懶的工作。

在廚房的前面，我們這一羣站在別的人之前，我們等得不耐煩了，因為那廚子毫不注意我們。

最後，克脫辛茨基喊那個廚子說：「喂，亨利，把鍋蓋打開。誰都知道豆子早爛了。」

廚子懶洋洋地搖着頭：「你們得都來了纔行。」賈登乾笑着：「我們是都來了。」

廚子依然不理會。「在你以為都來了。」他說，「可是還有好些別的人呢？」

「他們今天是不會來吃你的東西的了。他們也許在前方醫院裏，也許做了菊花的肥料了。」

那廚子漸漸地明白了事實，彷彿很不自在地。他受了一個打擊。「我已經煮了一百五十個人的

飯——」

克洛勃在腰裏推了他一把。「那麼這一次可以飽飽地吃一頓了。來吧，快來！」

忽然賈登想起了一件事。他的尖得像老鼠似的面孔就有了許多神氣。他的眼睛眯着，下巴攏着，

沙啞着喉嚨低聲地說：「廚師傅！那麼你也預備了一百五十個人吃的麵包了？」

那廚子有意無意地點了點頭，不明白他是什麼意思。

賈登一把拉住他的衣裳。「香腸呢？」

廚子勤甲又點了一點頭。

賈登的嘴唇顫動着。「還有烟？」

「是的，樣樣都有。」

賈登高興得眼光閃閃。「好！好！一掉豆子的酒席！我們大家都有份，每一個人可以有——等我算——算——是的，差不多是雙份。」

勤甲這時候才提起些精神。「那不行！」

我們都有點興奮，大家圍了起來。

「爲什麼不行？你這老胡蘿蔔的頭！」克脫辛茨基質問他。

「八十個人不能吃預備給一百五十個人的東西。」

「等着看顏色吧！」繆勒曬起來了。

「我不在乎那肉羹，可是我只能發八十個人的麵包。」勤甲很堅決地。

克脫辛茨基火起來了。『你不妨做一次好人。你並不是領了八十個人的糧食，你是領了第二大隊的糧食。好，給我們吃就是了。我們就是第二大隊。』

我們把那廚子推着撞着，沒有一個人對他是有好感的。我們在前線的時候，因為是他的錯誤，飯食送來得太遲了，也太冷了。在炮火底下，他不肯把他的爐竈移近一點，所以我們的送湯的人比別的大隊裏的要走得格外的遠些。譬如第一大隊的蒲爾開就比他好得多了。他肥得像一個殺豬的，可是在緊要的時候，他推着他的爐子一直到前線。

我們正在氣頭上，假如不是本隊的司令官來了，一定會打起來的。他問明白了爭吵的原因，只淡淡地說：『是的，我們昨天受了很大的損失。』

他看了一眼鍋子。『這些豆子看看却不壞。』

勤甲點點頭。『是肉和油一塊燒的。』

司令看了看我們。他知道我們心裏正在想些什麼。並且他還知道許多別的東西呢，因為他到我們的隊伍裏來的時候還是一個下級軍官，慢慢地陸上去的。他把鍋蓋打開，聞了一下。於是他走過去



說：「把牠都拿出來吃，我們吃得下的。給我也拿一盤來。」

當買登圍着他跳舞的時候，勤甲像一隻羊似的。

「這個又不要費你一個錢；人家還以為軍需處堆的東西是他的私產呢。現在快些派出來。你這個老狗肺，你再敢數錯！」

「你去吊死吧！」勤甲吐出了這句話。等到事情弄到他管不下了，他就索性不管，他簡直是瓦解了。他故意要做出多吃少吃與他沒有關係，他自願地拿出半磅人造的蜜糖分給我們大家。

＊

＊

＊

今天好極了。郵件也來了，差不多每人都有幾封信，幾張報紙。我們閒步到營房後面的草地上。克洛勃挾着一個牛奶桶的圓蓋子。

在草地的右邊，新近建了一所公共的大廁所，是一個計畫得很好有永久性的建築，不過這是給新招的兵士們用的。他們還沒有學會，在軍隊的生活中有可以享用的東西怎樣去盡量地享用。我們就不客氣了。滿地堆着的是許多零碎的桶，和廁所是同一用途的。這種很乾淨的方桶四邊有木頭圍着，上面有很舒適而滿意的座位，兩邊還有靠把，可以將牠搬來搬去。

我們搬了三個來，圍成一個圈子，就舒舒服服地坐着。我們在那裏坐了兩個鐘頭，沒有起身。

我還記得從前初當兵，非用公共廁所不可的時候是多麼的受窘。那廁所並不是有門隔開的，二十個人坐在一排，好像在三等車裏似的，一眼就可以把他們全都看清楚了。因為當小兵的時時刻刻得有人在旁邊監督着。

後來我們對於這類穢褻的事情學得不覺害臊了，慢慢地把比這個更壞得多的事也看慣了，便覺得容易做了。

可是這裏在露天之下，這件事完全是一種娛樂。我不明白爲什麼我們從前總覺得有些不好意思；事實上，這和吃飯喝水一樣是很平常的。我們初當兵的時候，不能夠正確地了解這些桶的好處。那

還是新的東西，在我們生活中沒有佔了一個重要的地位——可是現在牠們早是一件當然的事了。當兵的比較別的人對於他的腸胃格外的有好感，他所說的話，他所用的字，四分之三都是從這個地方來的。他的最大的快樂和他最深的忿怒，用了這種字眼說出來纔有一種親切的滋味，簡直沒有旁的法子可以這樣清楚地銳利地表達自己的意思了。我們回家的時候，我們家庭裏的師長當然是要吃驚的，但是在這裏，却是普遍的，人人了解，人人應用着的語言。

強迫的公開使我們把這些事看作完全是純潔的了。況且這些是人生極自然的事；舒舒服服地幹一下，也像打撲克拿到同花順子的時候一樣的開心，你要曉得「廁所新聞」這個名詞不是無故發明的。這種地方就是軍隊裏的新聞製造所和談話室了。

我們覺得此刻比在任何宮殿式的舖着洋盜龙的「便所」都好得多。在那裏不過是衛生而已，在這裏簡直是 Beautiful。

現在是了不得的隨便寫意的時候，我們的頭上是藍色的天，遠遠地在天邊浮着幾個鮮黃的太陽照着的偵察汽球，和許多小塊擊飛機砲的砲彈炸碎了的白煙。有時如果是逼着襲擊一個敵人的

飛機的話，許多白烟就捲在一處了。我們聽見的前敵的隱隱的炮聲，好像遠處的雷響似的，幾只馬蜂嗡嗡的聲音都可以將牠掩沒了。在我們的周圍展開着有野花的草地，青草搖擺着高莖，白蝴蝶飛來飛去，浮在那晚夏的溫柔的暖風上。我們讀着信，看着報，抽着烟，我們摘下了帽子放在身邊，暖風吹散了我們的頭髮，吹起了我們的思想和語言。三個大便桶站在那怒長着的紅櫻栗花中間。

我們把那牛奶桶的蓋子放在膝蓋上，當作桌子，打起 skat [譯者註：是一種葉子戲] 來。克洛勃帶着牌來的。每打完一局，輸的人把輸的錢都拿出來充公。這樣就是坐在這裏一輩子也不要緊。

手拉琴的樂聲從營房裏透過來。有時候忽然我們將牌放下了，四面張望，就有一個人說：「你們看怎麼樣……」或者說：「這一次的近得很……」我們便要半天不作聲。我們每人都覺得有點不自然；我們都感覺着這回事，用不着言語來說明的。也許今天我們不能活着坐在這裏的，這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麼——照昨天看來，我們差不多就到了那地步了。所以現在覺得什麼東西都是新的，有生命的，勇敢的，紅的櫻栗花，好吃的東西，香煙，夏天的微風。

克洛勃問：「近來有人看見開曼利契沒有？」

「他在聖約瑟夫。」我告訴他。

繆勒說，他的小腿上有一塊皮肉傷，很大的一塊炸傷。

我們決定這天下午去探望他。

克洛勃拿出一封信來。「甘道力克寫信來祝賀你們大家。」

我們都笑了。繆勒將香煙頭扔掉了，說：「我願意他老先生在這裏。」

＊

＊

＊

甘道力克是我們學校裏的教師，穿着灰色的晨禮服，面孔像一隻好刁的老鼠，活潑而短小的人。他的身材和小隊長希麥爾斯道司，外號叫作「Koscher's的恐怖」的差不多大小。這也是很奇怪的，世上許多不幸的事常是由身材短小的人弄出來的。他們比那身材魁梧的格外地是起勁，格外地

是不肯通融。我一向當心着不到那瘦小連長的那一連裏去。他們多半是苛刻的小鬼。

在軍操的時候，甘道力克向我們作很長的演說，直等到我們的一班全體被他領導着到本區司令官那裏投効去纔止。我現在還看見他那種帶着眼鏡，睜着大眼，瞪着我們的樣子，並且用很有情感的聲音說：『同志，你不願意投軍麼？』

這些做教師的做先生的永遠把他們的情感，愛國心，預備著在他們的背心的口袋裏，不論什麼時候，一拿就拿出來了。可是這一點我們在那時還不知道。

誠然我們之中有一個是徘徊着不願意去當兵的。約瑟夫·賓恩是個胖胖的老實人。但是他到底是聽信了人家的話，不然人家就要看不起他，不理他了。也許像他這樣的不祇是一個，可是沒有一個人敢挺身而出。因為在那時，甚至一個人的父母都要罵「懦夫」「怕死的。」誰也沒有一點意見，爲什麼我們要戰爭。還是那些窮人和平民最聰明，他們都知道戰爭是件不幸的事情。那境遇好一點的人，雖然他們早該知道戰爭會有什麼結果，他們却反而快樂得忘其所以了。

克脫辛茨說過這是他們所受的教育的結果使他們都愚笨了。克脫所說的話都是想過了。

奇怪得很，賓恩是第一個跌倒的。在一次衝鋒的時候他的眼睛受傷了，我們把他掉在戰場上，以為他是死了。我們不能將他的身體搬回來，因為我們自己也都是忽忽忙忙地跑回戰壕來的。在那天的下午，忽然我們聽見他的喊叫，又看見他在外面對着我們爬過來。他起先不過是被打傷了，一時失了知覺；可是現在因為他的眼睛看不見，又痛得像瘋狂一樣，他不會尋找隱蔽物，所以沒有等到有人能把他拖進來，仍是被敵人打死了。

固然，我們不能把這些事情都埋怨在甘道力克的身上；如果每人都給他些公道，那裏還有世界呢。世界上不知有幾千個幾萬個甘道力克，他們都深信只有一條路是對的，就是他們所走的那條路。因此他們纔會這樣的不顧我們的死活。

像我們這樣的十八歲的小孩子，他們應該指示我們，領導我們，到成人的世界裏去，到工作，到責任，到文化，到進步的世界裏去——到將來。固然我們常常取笑他們，戲侮他們，不過我們是衷心相信他們的。他們是威權的代表。威權的觀念在我們的心目中是和偉大而健全的見識及智慧聯在一起的。但是我們第一次所看見的死亡已經把這種信仰都打碎了；我們得承認我們這一輩比他們那一

輩要可靠了。他們比我們會說話，比我們聰明，那第一次的炮火就顯出我們是錯誤的。在這個炮火之下，他們所教給我們的，所講解給我們聽的世界，早已粉碎了。

他們儘管繼續着寫文章，說話，我們親眼看見的却是受傷的死的人；他們儘管嚷着說，一個人對國家的義務是最大的的一件事，我們却已經知道死的痛苦比什麼都強烈。雖然如此，我們並非造反的人，並非逃軍，並非怕死的懦夫——這些字眼他們都是隨便使用的。我們愛我們的國家和他們一樣的；每次戰鬥我們都是勇敢地參加，可是我們也能辨別出虛偽的和真的來。我們忽然學會了，自己睜開眼睛來看。我們看見他們的世界一些東西都沒有留下，所以我們立刻覺得非常的孤單和寂寞，而就是這樣孤單着，寂寞着，我們自己必得去幹，幹到底。

※

※

※



沒有去看開曼利契以前，我們把他的東西都帶了去。他回家的時候，路上都要用的。

前方的臨時醫院裏，忙碌得很，到處瀰漫着炭酸依色和臭汗的味道。我們大都在營房裏聞慣了的，可是在這裏聞了還要眩倒。我們問起開曼利契，他睡在一間大房間裏。他對我們很軟弱地表示着一種愉快，又向我們說起他的無可如何的牢騷。他痛得失去知覺的時候，有人把他的錶偷去了。

繆勒搖搖頭：「我不是總告訴你，沒有人應該帶這樣好的一個錶的。」

繆勒這個人不免是粗糙，也太老實了。不然，他一定不肯多話，因為人人看得出開曼利契是不會再出這個門的了。他能不能找到他的錢是沒有什麼關係的，至多也不過把這個錶寄給他家裏的人就是了。

「覺得怎麼樣，法蘭茲？」克洛勃問。

開曼利契的頭只顧沉下去。「還不壞……可是我的脚痛極了。」

我們看看床上蓋着的被單，他的腿在一個鐵絲架的底下，那被單罩在鐵絲架的上面；我就輕輕地踢了繆勒一脚。因為他差不多要把勤務兵告訴我們的話去告訴開曼利契，就是他已經沒有脚了，